

· 专著评介 ·

评饶宗颐著《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美〕 钱存训

本书主旨在结合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资料，从世界观点探讨原始时代文字形成以前人类所采用的线形符号，对最初的文字和字母演进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古文明的民族文字最早都曾采用图像形式，但为时不久就归於消灭而代以字母。其中只有汉字独树一帜，维持图形不变而使用了数千年以迄於今。汉文字不仅持久不变，且使文字、文学、艺术三者相连结，使文字更上层楼，高度美化，造成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汉字树。汉字是中国文化构成的主要因素，必需对汉文字有充分理解，才能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作者研究古代各种文字的变迁和传说，广泛收集资料，并参考世界各地学者的意见，采用比较、归纳和联想等方法，对以上所提问题，作出仔细的分析、批判和解释。

作者饶宗颐教授博学多闻、著述等身、治学严谨、兴趣广泛、且精于诗词书画。其学术论著不仅包含文史、考古，对于目录、考据等方面，亦多所贡献。仅就考古学一门而言，其范围即涉及古陶、甲骨、金石、简牍、及帛纸文书等专题，不仅考释周详，且多有独到之见。此书为其近年来对史前考古研究之一部，题材新颖、徵引广博、方法细致、图文并茂，实为史前文字学和字母学在中国学术界开辟先河之作，值得重视。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章。上篇六章分别讨论陶符的涵义、分类、规律、作用、分布、交流以及研究方法，介绍近年来

在中国各地发现新石器时期陶器上的符号，引证其他古代文明中所见的各种符纹，加以比附考释。特别注重中外交通及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杂居和迁移等现象，可能对中原汉族采用的符号所产生的影响。另外对仓颉造字的传说以及各种文字的左、右、下行也各有专章讨论。

首章讨论陶符的涵义和研究方法，指出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大都从不同形式的符号开始。从各地出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中，可见自远古以来，各种形式的符号或图案就刻绘在这种当时通用的器皿上，作为装饰或标志以表数、表位或记名。这些符号有实物、有抽象，从其分布的频率中，采取横组合或纵类聚的方式以推测其生长及转换的过程。并从其中所见的孤字、单文加以联想，从其形体、结构和刻绘的方法中找出一定的规律，以证明符号乃是文字的滥觞。

第二章论陶符、图案与初文，从在各地发现最早的陶符中，加以系统的分析，说明从独立的符号演变为连续绘写的相同符号，根据天象、人身、动植物等物象之本，发展为纹饰和初文。图形是物象，符号是指事。人类在未有文字以前，都要经过纹饰与符号的阶段。符号和语言最初没有联系，不是文字，但使用久了，逐渐与语言结合而成为文字，或为初文，或为字母。“文”字表示线条更错，由於字体与书写的技巧妍丽生动而成为一种艺术品。

第三章论仓颉造字的传说和鸟迹的关系。文字的起源，各地多有其神话和传说。埃及人认为文字是神的语言，希伯来谓摩西是文字的创造者，中国则有黄帝之史仓颉作书。仓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作者认为仰韶文化中的彩陶都有鸟纹图像，与仓颉造字起於鸟迹之说不无关系。纬书中有仓颉四目的传说，作者根据印度经典，认为圣者有聪明的特征，并非夸张。文献中也有祖诵或无怀氏造字的传说，祖诵即祝融与无怀氏俱在炎黄以前。

第四章论陶符的形构、分布与交流。陶符大体可分为数字、物

象、吉语和专名，形式有鱼钩、矢头、锄头、骨簪、牛头骨、网等图形，分布在新石器时期出土的各地方，可见南北陶文久已互相渗透。陶文本身有其规律，与汉字图形殊途而为另一来源。女书与陶符可能同源。第五章论越族的迁徙与陶符对应。陶符之传播与民族分布和迁徙有密切的关系，越族文化有其特征，以此为例，略发其凡。其他如羌、胡、巴、蜀等民族，则未加讨论。

第六章论文字的左右行，略谓世界文字有左行、右行、下行之分。日出於东而落於西，故从右到左，如梵文右行，有其宗教意义。巴比伦的楔形文和闪族语系都作左行，汉文下行为唯一特例。作者虽举例说明，但并未解释其原因。

下篇第四章主要讨论符号学、字母学与汉字图形化问题。第七章论符号的宇宙性，详细解说新石器时代陶符在各种不同文化地区流传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由于各地陶器上刻划和写绘符号的大量发现，引出学术界的许多假设，如半坡陶符，过去有些学者曾运用甲骨文或少数民族文字加以比附，但难成定论。作者认为甲骨文与最早陶符的时期相隔几千年，其间必有其他形式的文字尚未发现，有待以后出土的文物填补，方能作出较妥的解释。

第八章为字母学的新探索。原始采陶以符号、线纹和点为主，陶文是一种标记，是汉字的前身。由于传播，不同地区和时代出现雷同的符号。由于腓利基和闪族的字母与半坡系采陶符形构相同，前者采用为字母，在中国却成为汉字。中国何以不采用字母，至今令人费解。第九章为比较古符号学，作者介绍了西方各家对古文字起源的学说，并将半坡新石器时代的陶符列出十九例，与苏美尔古线形文作出初步比较，说明中国古陶文与西方字母相类似及其可能的关系和影响。

第十章以汉字图形化持续使用之“谜”作为本书的后论。作者认为世界古文明的语文形成程序，都要经历图像的过程，如苏美尔、埃兰、埃及、赫梯等古国的图形文字，使用不久便代以字

母；而汉字的象形性始终屹立不动，未受历史淘汰。其主要原因是汉字和西方的图像文字不同，图像文字只是绘画，不能绘出表示动作、时间及抽象思想的文字，更不能与语言相结合。而汉字虽属象形，但多用假借，依声托事，变化万千。文字图形的用途更加深化，并和艺术与文学相结合，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典型。

总之，此书是从新的观点出发，广集有关资料，加以分析批判，是一部学术性很高而富有想象力的著作。至于对本书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汉字为什么能保持最初的图象形式而延续至今？作者虽详细引证西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并指出汉字未与语言相结合而采用字母，但没有全面说明其原因，而以“谜”字作为悬案。至于文字的左右行，虽有专章讨论，但对汉字自上而下和从右到左的原因也未详述。笔者曾在《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1988 北京版；1978 香港版题《中国古代书史》；1996 台北版题《书于竹帛》）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字的从上到下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主要和书写材料、工具、方法以及生理、心理等因素有关，并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研究的结论，认为直行比横行文字的阅读为快。这些问题仍应多加思考，才能作出一个确实可信的答案。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芝加哥大学

（本文责任编辑：权儒学）